

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的 发展演变及现实挑战^{*}

张玉友

[内容提要] 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的产生和发展是西亚北非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党历经 70 多年的曲折发展,经历了从共产党到解放与社会主义党再到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的转变,逐步发展成为摩洛哥“参政党”。该党在不同时期充分结合本国国情,从内政与外交两大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长远来看,尽管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的发展深受政治分裂化和党内实用主义路线的影响,但其社会主义思想将持续影响和塑造摩洛哥左翼思潮。

[关键词] 摩洛哥共产党 进步与社会主义党 共产主义运动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1.06.016

进步与社会主义党是摩洛哥主要的左翼政党之一。该党前身是摩洛哥共产党,曾是西亚北非地区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在摩洛哥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国家构建及现代化建设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在摩洛哥成立了“分支”,肩负反法西斯和反帝的主要任务,这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摩洛哥的兴起。1943 年摩洛哥共产党(以下简称“摩共”)成立,随后,该党经历了“摩洛哥化”进程,主要任务转变为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历史边界,建立民主政府。1956 年摩洛哥独立后,摩共虽然短暂地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受冷战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多次被当局取缔。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阿里·亚塔(Ali

Yata) 等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修正派”在认清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调整政策主张和斗争方式”^①,寻求与左翼政党、王室政权达成合作,最终于 1974 年更名为进步与社会主义党(以下简称“进社党”),并取得合法地位。1997 年进社党成为参政党,在本国经济社会改革、对外政策及西撒哈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摩洛哥进社党是阿拉伯国家乃至西亚北非国家中少有的参政共产主义政党。它不仅在议会中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摩洛哥国家治理的多维研究”(项目编号:21FGJB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1 页。

占有一定数量的席位,且其党员多次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级职位,是一个典型的“衰而不退”的共产主义政党,其中缘由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社党正走出一条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党截然不同的道路,即在体制内探索变革,其目的不仅是要维持党的生存,还在于通过成为参政党充分参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进社党为研究对象,剖析其演变历程与背后原因,以及如何参与摩洛哥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期理解当代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命题提供一些思考。

一、共产主义运动在摩洛哥的兴起与本土化进程

摩共在当代摩洛哥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摩共的兴起既是2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一) 摩洛哥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近代以来,摩洛哥因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矿产资源,先后遭到葡萄牙、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等西方列强的侵略。20世纪初,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运动也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开来。共产主义运动与摩洛哥第一次直接联系是在1921—1926年爆发的里夫战争(Rif War)^①期间,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者对里夫人民给予了极大关注。^②法共通过报纸、宣传手册等方式强烈谴责法国政府的战争行为,号召各地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支持摩洛哥人民。^③因法国殖民当局在里夫战争期间对境内外左翼报刊实施严厉禁令,摩洛哥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兴起。

1935年,阿尔及利亚裔犹太人莱昂-勒内·苏尔坦(Leon-René Sultan)和法国人让·德雷施(Jean Dresch)共同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报纸《红色摩洛哥报》(Le Maroc Rouge)开始发行,标志着摩洛哥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兴起。1936年,共产国际法国支部(SFIC)创建了第一家公开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启示报》(Clarté),该报编辑部便成为法共在摩洛哥的分支机构。^④莱昂-勒内在该报第一期发表《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摩洛哥无产阶级基本需求》的评论文章,标志着摩洛

哥出现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实体”。

1943年,莱昂-勒内脱离法共“分支”的身份,正式建立了独立的摩洛哥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u Maroc),并担任总书记。创立初期,大多数摩共成员为法国侨民、摩洛哥裔犹太人、摩洛哥境内欧洲人以及摩洛哥知识分子,如亚塔和阿齐兹·布拉尔(Aziz Blal)^⑤。这一时期,摩共以反法西斯为政治纲领,以争取摩洛哥境内无产阶级权利为主要任务,将“改革”(reformist)与“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ic)作为斗争路线。^⑥由于该时期摩共主要代表法国殖民者的利益,所以将“寻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等视为政治冒险行为和和不切实际的目标。1944年1月11日,在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Parti de l'Istiqlal)发表《独立宣言》后,摩共于14日发表了针对性文章——《鉴于当前事件,摩共澄清其立场》,强烈批评独立党的言论。^⑦摩共将民族主义斗争指责为“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挑衅”的立场,最终使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5年,莱昂-勒内去世后,摩洛哥人亚塔当选为摩共总书记,并将法语名称改为 Parti

① 里夫地区位于摩洛哥东北部,90%以上的居民是柏柏尔人。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抵抗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里夫人民在阿卜杜勒·克里姆(Abd el - Krim)的带领下进行了顽强抵抗,并缴获了大量武器。1924年法国军事介入和西班牙军队在胡塞马地区登陆后,阿卜杜勒·克里姆溃败后被流放,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坦克和飞机的两栖登陆。

② 当时中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关注,参见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③ Jamaâ Baida, “Le communisme au Maroc Pendant la Période Coloniale (1912 - 1956)”,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European Totalitarianism in the Mirrors of Contemporary Arab Thought*, 2010, p. 2.

④ Alber Ayache, “Les Communistes du Maroc et Les Marocains (1936 - 1939)”, in René Gallissot (ed.), *Mouvement Ouvrier, Communisme et Nationalismes dans le Monde Arabe: Études*,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p. 160.

⑤ Alma Rachel Heckman, “Multivariable Casablanca: Vichy Law, Jewish Diversity and the Moroccan Communist Party”, in *Hespés - Tamuda*, No. 3, 2016, p. 29.

⑥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19.

⑦ Georges Oved, *La Gauche Française et le Nationalisme Marocain 1905 - 1955: Tentations et Limites du Réformisme Colonial*, Vol. 2, Paris: Harmattan, pp. 208 - 209.

Communiste Marocain(摩洛哥共产党)。1946年,随着独立党势力的逐步扩大,亚塔开始意识到莱昂-勒内时期摩共的发展路线存在严重错误,即疏远了曾给予该党大力支持的摩洛哥民众。亚塔认为,摩共1944年的立场让许多活动人士“心碎”,尤其是那些反对独立党的摩洛哥人。为了弥合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亚塔与党的领袖阿卜杜·萨勒姆·布尔吉亚(Abdesalam Bourquia)在卡萨布兰卡签署了《独立运动宣言》。^①1946年8月,摩共通过党纲《为摩洛哥的统一和独立而斗争》,号召摩洛哥各族人民建立民族统一阵线。与此同时,摩共积极组织反法武装斗争,并成立武装组织。

(二) 摩洛哥共产主义运动的本土化进程

亚塔继任摩共核心领导人之后,摩共开始进入本土化阶段。1946年4月,摩共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摩洛哥人占绝大多数,标志着摩共的本土化进程正式开启。7月14日,摩共提出了一项包括与法国人民^②共存的改革方案,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否决。为加强摩共的“民族主义性质”,8月4日,亚塔在《独立运动宣言》中明确表达“摩洛哥人民恢复其全部主权的意愿”,并呼吁废除殖民总督机构,如拉巴特的总驻权、得土安高级专员公署和丹吉尔控制委员会,以及立即成立摩洛哥议会和政府来管理国家所有事务。^③8月26日,由亚塔、艾哈迈德·马赫迪(Ahmed Mahdi)和米歇尔·马泽拉(Michel Mazzella)领导的摩共代表团受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④的接见,这是摩共历史上首次获得摩洛哥王室的认可。在王室的支持下,摩共迅速成长为北非地区最大的共产党之一。

开启本土化进程后,摩共将法语报纸《希望报》(L'Espoir)和阿拉伯语报纸《人民生活报》(Hayat Chaab)作为主要的宣传途径,加强对民族主义和穆斯林的关注。1948年摩共党员人数达到巅峰,其中穆斯林超过3000人,摩裔犹太人500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摩共仍吸纳了约2500名来自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⑤1949年,摩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亲法国的核心人物马泽拉被赶下台,该党的民族主义倾向被进一步强化。^⑥正是由于频繁的共产主义活动,摩共受到了殖民当局的残酷打压,被迫转入地

下活动,亚塔也被流放。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冷战接踵而至。摩共始终秉持的“向苏联看”的政策以及保护工人阶级的纲领,与独立党致力于寻求美国支持并将摩洛哥问题国际化的路线产生巨大分歧。^⑦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期,摩共虽然并未受到由独立党领导的国民阵线的关注,但依然活跃,部分共产主义人士还通过创立摩洛哥工会联盟(UMT)和“黑色新月”(Croissant Noir)等武装组织,给法国殖民当局及“走狗叛徒”造成沉重打击。^⑧

二、独立后摩共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在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双重推动下,国内政治出现了持续的碎片化现象,各种政治团体针对国家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讨论。在此背景下,摩共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理念。

(一) 摩共低谷期的理论主张

1955年11—12月,摩共为巩固其在摩洛哥政治中的地位,两次派出代表团拜访刚结束流亡

①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20.

② 支持摩共的工会总联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法国工人。

③ Georges Oved, *La Gauche Française et le Nationalisme Marocain 1905 - 1955: Tentations et Limites du Réformisme Colonial*, Vol. 2, Paris: Harmattan, p. 256.

④ 独立之前,摩洛哥君主名称沿用古时称号——苏丹,1956年摩洛哥进行政治制度现代化改革之后更为国王。

⑤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22.

⑥ Ali Yata, *Luttes Derrière les Barreaux*, Casablanca: Editions Al Bayane.

⑦ Georges Oved, *La Gauche Française et le Nationalisme Marocain 1905 - 1955: Tentations et Limites du Réformisme Colonial*, Vol. 2, Paris: Harmattan, p. 269.

⑧ Abdallah Layachi, “1951 - 1956: Étape Décisive des Luttes Populaires pour la Reconquête de l’indépendance Nationale”, in Abdallah Bourquia, Abdallah Layachi, Simon Lévy and Abdelaziz Bela(eds.), *35 Années de Lutte: Études sur L’histoire du PCM*, Casablanca: Editions Al Bayane, pp. 41 - 42.

生涯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① 1958年11月,摩洛哥通过《公共自由法》,摩共终于取得合法地位。然而,在冷战的国际格局和严峻的国内政治斗争背景下,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第一届政府很快以“摩共与伊斯兰教义和君主制不相容”为由,于1959年宣布对其进行解散处理。^②

1959年后,摩共被迫转到地下活动。在阿拉伯语机关报《群众报》(Al Yamahir)被禁后,摩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公共自由法》又创立了一份阿拉伯语周刊——《斗争报》(Al Moukafih),该报在名义上不与任何党派有直接联系。^③ 1960年5月,摩洛哥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市镇选举,摩共以独立候选人的形式参选,但未获得选票。1960年12月,毛里塔尼亚宣布独立,亚塔声明摩共与独立党持有相同的立场,即坚持认为毛里塔尼亚地区属于摩洛哥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亚塔领导的摩共仍被不断忽视和遭到排挤。

20世纪60年代初,摩共地下组织斗争的核心议题是关于摩洛哥制宪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对独立后政治制度与外交方针的设计。1962年,摩洛哥举行宪法公投期间,亚塔在《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立宪的评述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摩共在该时期的理论主张:第一,呼吁制定一部进步性质的宪法,强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主张摩洛哥政权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第二,建议通过关闭外国军事基地、收复被占领土(包括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休达和梅利利亚)来巩固国家的独立地位;第三,提出建立囊括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马格里布联盟;第四,强调捍卫公民的平等自由权以及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④ 在对外行动上,摩共与左翼政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UNFP)、摩工会联盟一道抵制宪法公投。

1963年5月,摩洛哥举行议会选举,摩共虽派出三位独立参选人,但仍处于弱势地位。此后,亚塔试图与左翼政党建立“反保皇党^⑤统一战线”,也遭到拒绝。1963年10月,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因领土争端爆发了“沙地之战”(Sand War)。摩共严厉谴责“战争是解决两个兄弟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手段”这一观点,主张和平谈判。该立场不仅导致亚塔、布尔吉亚和阿卜杜勒·拉亚齐(Abdallah Layachi)等领导人因“破坏国家外部安全”罪名被监禁并受到军事审判,还

使自身被民族主义组织进一步边缘化。^⑥

1965年,以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为代表的左翼势力与哈桑二世代表的君主制力量之间的政治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作为左翼组织的一部分,摩共的活动空间也被进一步挤压。处于历史低谷的摩共表明了当前的立场:第一,公开指责国王哈桑二世针对左翼进步人士的武力威逼政策,并称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独立以来的大方向出了问题”;^⑦第二,提出与“国家的有生力量”(主要包括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工会联盟)达成联合或合并计划。1968年7月,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摩共地下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核心主题是呼吁解决摩洛哥未收复的领土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爱国民族力量的联盟”,包括工人阶级、最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农场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démocratique)的目标。^⑧ 20世纪60年代末,摩共把联合境内一切进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积极寻求与左翼进步势力和政府的对话。从低谷期的主张和立场来看,摩共逐渐从独立初期的激进转向温和。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以亚塔为代表的摩共领导人在总结苏联、中国和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后,认识到摩洛哥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以摩洛哥国情为基础,即在尊重现有政体、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文化传

① [摩洛哥]阿里·亚塔编《摩洛哥共产党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92页。

② John Waterbury,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Moroccan Political Elite - A Study in Segmented Politic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5, p. 218.

③ Abderrahim Ouardighi, *Maroc: La Vraie Histoire du Communisme de: Ali Yata, 1920 - 1997*, Rabat: A. Ouardighi, 2000, p. 27.

④ 参见[摩洛哥]阿里·亚塔《人民的宪法》(阿拉伯文),载于1962年第100—105期《斗争报》。

⑤ 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支持的人民运动党和捍卫宪法联盟党为主的保皇派。

⑥ Abderrahim Ouardighi, *Maroc: La Vraie Histoire du Communisme de: Ali Yata, 1920 - 1997*, Rabat: A. Ouardighi, 2000, pp. 49 - 51.

⑦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27.

⑧ Ali Yata, *L’ Union, Impératif de l’ Heure*, Casablanca, n. p., pp. 17 - 18.

统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革命。这种立场转变进一步促进了摩共向实用主义的转变。

(二) 摩共的实用主义理念转向

1968年7月,在摩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亚塔提交了建立全新共产主义政党——“解放与社会主义党”(Parti de la Libération et du Socialisme,以下简称“解社党”)的方案,并获得党内大多数人士的认可。该方案的核心理念强调摩共应采取实用主义路线,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名后的解社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发展道路,将“摩洛哥人民的革命传统、阿拉伯的理性主义思想以及伊斯兰教的解放立场”作为主要思想来源,目标是通过在历史边界和主权范围内彻底解放和重建摩洛哥,从而促进摩洛哥人民的社会、物质和道德进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①同年,该党获得合法地位,但因亚塔于1969年参加了在苏联举办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解社党随即被当局取缔。

1965—1970年,摩洛哥政局动荡期间,随着以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为代表的左翼大党派的群众基础坍塌,大量青年学生和工人开始加入解社党,为该党积累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70年,由于解社党进一步确定“议会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实用主义路线,摩洛哥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裂趋向,一边是以亚塔为代表的实用主义集团(多数派);另一边是以亚伯拉罕·塞尔法蒂(Abraham Serfaty)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集团,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后者在当年创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前进党”(Ila Al Amam)。

躲过1971年和1972年两次军事政变的国王哈桑二世被迫开始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改革。1972年9月,亚塔受邀参加哈桑二世与反对派的对话。此次对话坚定了亚塔及其领导的解社党走实用主义斗争路线的信念,其目的是通过进入政府以寻求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会谈后,处于非法状态的解社党宣布支持国王哈桑二世的政策,国王则承诺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以及使该政党合法化。

1973年,亚塔出版了《摩洛哥西撒哈拉》一书,表明其对摩洛哥领土问题的坚定立场。虽然该书起初因批评外交部被禁,但很快就成为摩洛哥

收复西撒哈拉的重要宣传材料。^②1974年8月,因“共产主义”在国内的敏感性,亚塔及解社党其他领导人决定再次更名为“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简称“进社党”),随即取得合法地位,党报《宣言报》(Al Bayane)也被批准发行。进社党被定义为“为工人阶级和农村贫困人口服务的开拓性政治组织,它是所有工人的政党,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以及所有希望采取行动保卫和巩固国家独立、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进步人士”^③。

1974年起,亚塔借助西撒哈拉问题为进社党赢得了王室的认可和坚实的群众基础。随后的几个月里,亚塔成为摩洛哥在世界各地诠释撒哈拉问题立场的代表团重要成员。^④实际上,20世纪70—90年代初,哈桑二世向各政党承诺的民主化改革并未完全实现,期间的选举也因王室操控而失去了公平公正。即便如此,该时期的进社党依然继续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的方针,并以成为群众性政党为目标,一方面支持哈桑二世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与反对派力量寻求共识。^⑤亚塔的一系列行动充分体现了摩共从教条主义到实用主义的理念转变。

(三) 摩洛哥进社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发展

1975年,亚塔以进社党的名义代替摩共后,便提出了组成政党核心意识形态的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和民主,其后进一步提出了符合摩洛哥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进社党认为,民族民主革命是实现“摩洛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伟大胜利

^① Ali Yata, *Le Parti de la Libération et du Socialisme, Son Orientation et Ses Buts*, Conférence de Presse Donnée Le 2 Octobre 1968 à Rataf.

^②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Los Comunistas Marroquíes ante la Cuestión del Sahara: Entrevista a Ali Yata Secretario General del PPS (PCM)*, *Materiales: Crítica de la Cultura*, Vol. 8, 1978, p. 163.

^③ 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④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u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30.

^⑤ Ali Yata, *Les Taches A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Démocratique et la Contribution du PPS*, Casablanca: Imprimerie Al Maarif, 1979, p. 35.

的必经之路。在进社党看来,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保证政治多元化、开辟自由和人权领域的理想道路,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进步、保证人民有尊严的生活的必经道路。

在理论方面,进社党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论,即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之前,政府应关注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及人权等议题。进社党进一步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发展应包括:第一,民主进程,这是目前摩洛哥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二,妥协,这是解决摩洛哥不同政治力量及王室与反对派之间矛盾的一种政治方法;第三,共识,这是形成普遍社会契约的重要基础;第四,改革,这是推动摩洛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过程。进社党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在自由、教育、行政、司法等领域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但所有这些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还需不断地制定改革方案。^①

三、冷战后摩洛哥进社党斗争策略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都面临着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摩洛哥进社党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上,以实用主义为标杆不断调整斗争路线。

(一) 内部分裂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对第三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共产党在阿拉伯国家政治格局中继续被边缘化;第二,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内部因路线问题发生分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不同的是,摩共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实用主义转向后,1992年5月,进社党与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以下简称“人社联盟”)等反对派组成了“库特拉”(Kutla)民主集团,^②这也是摩洛哥共产主义政党第一次被其他党派接纳。1998年,在由人社联盟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福(Abderrahman Yousoufi)领导的“政权交替”政府中,有一名政府大臣和两名国务秘书均来自进社党。

1995年,当亚塔决定加入“库特拉”时,其好友、政治局领导人西蒙·列维(Simon Lèvy)提出一项党纲修正案,要求进行自我批评,理由是他们

“宁愿与权力打交道,也不愿与‘库特拉’结盟”。列维批评该党“缺乏分析或过于软弱”,^③该言辞促使更多持不同立场的共产主义人士离开进社党。1997年亚塔去世,伊斯梅尔·阿拉维(Ismail Alaoui)成为进社党总书记,该党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愈发明显。2004年,由塞尔法蒂创建的非法党前進黨加入新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之路党(Annahj Addimocrati),并获得合法地位。该党主张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推动结束资本主义和王权制度。^④

(二) 斗争策略不断调整

1999年穆罕默德六世继位,进社党持续调整斗争路线和策略。2010年,伊斯梅尔·阿拉维辞去进社党总书记一职,穆罕默德·纳比尔·本·阿卜杜拉(Mohamed Nabil Benabdallah)当选为新一届总书记。“阿拉伯之春”爆发后,2011年摩洛哥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Parti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以下简称“正发党”)当选,并负责组建联合政府。本·阿卜杜拉领导的进社党出人意料^⑤地与正发党达成联盟,并在2016年选举中继续维持联盟关系,一直担任住房大臣一职。

实际上,摩共与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联盟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亚塔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指出“伊斯兰教是我国人民的宗教,我们完全尊重这一基本选择。伊斯兰教所宣扬的解放人的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完全一致。”^⑥同时,进社党认为应与伊斯兰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防止其侵蚀摩洛哥人民的生活。因此,亚塔认为,

^① Angustias Parejo Fernández, “La Larga Andadura de Los Comunistas Marroquíes en la Arena Política Marroquí”, in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 32, 2006, pp. 167–172.

^② Susan Gilson Milier, *A History of Moroc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5.

^③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o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31.

^④ 易小明《转型时期的摩洛哥左翼政党》,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⑤ 进社党在2011年之前一直将正发党视为“蒙昧主义”的代表。

^⑥ Mohammed Seimi, “Le PPS: Seule Contre Tous? Le Message de la Nation”, in *Le Journal Parlementaire*, No. 1, Oct./Nov. 1984, p. 23.

进社党在该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将伊斯兰教思想与社会主义进行融合。

21 世纪初,随着恐怖主义日益猖獗,进社党提出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2011 年正发党组建联合政府时,进社党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进社党认为,有必要区分极端主义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前者不惜诉诸暴力夺取权力,应当反对;而后者能够与社会达成最大共识,并能促进民主与社会进步,应该支持。2015 年,本·阿卜杜拉在参加阿拉伯国家左翼政党会议期间强调,摩洛哥共产主义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联盟是阿拉伯世界的特殊经验。^①

但随着阿拉伯世界政局的变化,伊斯兰主义模式失败,摩共又开始寻求新的斗争策略。2016 年议会选举中,进社党与正发党组成的选举联盟反对保皇派真实与现代性党(*Parti Authenticité et Modernité*),并对王室采取了强硬政策,导致本·阿卜杜拉在里夫危机中因工作疏忽被国王解职。2019 年 10 月,进社党宣布退出政府,再次选择与王室达成统一战线。^② 进社党宣布退出正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后,其立场又一次发生转变。该党认为伊斯兰主义模式在阿拉伯世界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尝试,当务之急是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③ 2021 年 9 月,摩洛哥举行“阿拉伯之春”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进社党获得了历史性的 22 个参议院席位(见表 1)。尽管此次进社党未能进入新政府的内阁,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党已经在摩洛哥政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

表 1 摩进社党 1977 年以来参政情况一览表

年份	席位	排名	与政府关系
1977	1	8	反对派
1984	2	10	反对派
1993	10	8	反对派
1997	9	11	内阁成员
2002	11	10	内阁成员
2007	17	7	内阁成员
2011	18	8	内阁成员
2016	12	8	内阁成员
2021	22	6	反对派

四、当前摩洛哥进社党面临的现实挑战

回顾进社党 7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从争取合法化到面临多党竞争的政治碎片化,尽管困难重重,

但它始终以传播与践行社会主义思想为己任,对摩洛哥政治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 摩洛哥政治碎片化严重制约进社党的发展

摩洛哥政治碎片化的特征起源于传统部落时期的“分支型社会”(*segmentary society*)。在由部落组成的传统社会中,各个部落因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常常会出现内部分离与外部结盟的现象。1956 年摩洛哥独立后,部落社会被迫瓦解,但以政党、工会和其他独立政治精英组成的政治社会依然沿袭着“分支型”特征。^④ 例如,作为民族主义运动时期的第一大党独立党,曾因内部分歧分裂出了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后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又因分歧,分裂出了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这些分离出来的政党在面对保皇党的威胁时,又重新建立起联盟关系。这导致大党力量在不断的分裂与联盟过程中被逐渐削弱,而中型政党更易被边缘化。

20 世纪 50—70 年代,摩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左翼政党、保皇党与王室力量的三重打压,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虽然左翼政党的最大威胁来自王室,但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与以保护无产阶级的摩共必定产生利益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几个相互冲突的政党群体建立了“默契联盟”来反对摩共。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进社党试图融入传统左翼联盟获取政治筹码时,其内部却因意识形态分歧,分裂出了民主力量阵线(*Front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这导致本就处

① “Quelle Attitude Adopter à L'égard des Mouvements Islamistes et Quels Moyens pour Lutter Efficacement Contre le Terrorisme?”, <http://albayane.press.ma/quelle-attitude-adopter-a-legard-des-mouvements-islamistes-et-quels-moyens-pour-lutter-efficacement-contre-le-terrorisme.html>.

② Jules Crétois, “Maroc: le PPS Claque la Porte du Gouvernement”, <https://www.jeuneafrique.com/837501/politique/maroc-le-pps-claque-la-porte-du-gouvernement/>.

③ 第一种是寻租模式,第二种是政治伊斯兰模式。参见 Belkassem Amenzou, “PPS: l'opposition pour l'édification d'une Alternative Démocratique”, <http://albayane.press.ma/pps-l-opposition-pour-l-édification-d-une-alternative-démocratique.html>.

④ John Waterbury,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Moroccan Political Elite - A Study in Segmented Politic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5, p. 63.

于弱势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摩洛哥政治图景中变得更加弱小。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进社党顺利融入了所谓的民主联盟“库特拉”,但因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他左翼政党的政治精英仍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此外,政治碎片化导致政党数量激增,进而增加了竞争性。这种竞争性一方面影响了进社党在摩洛哥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制约着进社党在政府中的地位。^①因此,在 1977—2021 年的九次议会选举中,进社党所获议会席位排名一直在第 6—11 位之间徘徊,几乎不太可能成为主导性政党,边缘化趋势在短期内很难扭转。

(二) 实用主义的政治路线削弱了进社党的群众基础

摩共的政治路线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 1958—1974 年,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是为生存权利而斗争,摩共不仅要逐步调整党的理论与学说以适应摩洛哥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价值观,还要面对党内的分离主义倾向。第二阶段始于 1975 年进社党的合法化。这一时期,进社党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学说,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哈桑二世提出的政治多元化改革基本吻合。政治多元化的核心思想是允许反对派通过民主革命提出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诉求。在这种新型政治模式下,进社党决定通过参政的方式,在体制内部进行斗争,拒绝“一刀切式”(todo o nada)的政治路线。^②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进社党开始执行实用主义的政治路线,转向更受王室认可的社会民主主义。从 2000 年进社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发布的文件来看,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生产资料所有权、工人阶级等概念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表达,如公共自由、私有化、治理、中产阶级、自由贸易等。^③对此,无论进社党内部还是外界,都认为该党正经历着一场政治路线危机,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党向社会民主主义屈服的表现。但进社党领导层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批评,继而将自己定义为基于辩证法与进化论的社会主义政党。

显然,这一身份转变实质上是寻求与体制融

合的实用主义表现。1997—2018 年,进社党参与了每一届联合政府——从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领导的“政权交替”政府,到 2011 年和 2016 年伊斯兰主义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2010 年,本·阿卜杜拉成为进社党领导人之后,提出了“新一代改革”的口号,并宣布与所有具有共同信仰的伙伴建立联盟,^④这充分体现了其政治实用主义。然而,这种实用主义也导致进社党失去了城市无产阶级的传统根基,后者认为该党已经偏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2019 年 10 月,进社党宣布离开正发党领导的政府,但同时宣称其不会改变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现实斗争方向。

(三) 社会主义思想将继续影响摩洛哥左翼政党

独立之前,作为与独立党一起主导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的进步力量,摩共不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且肩负着在摩洛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因此,独立后,摩洛哥境内的大量政治精英都受到摩共的影响。1958 年,来自独立党的联合政府首相阿卜杜勒·易卜拉欣(Abdallah Irahim)在执政期间就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五年计划(1960—1964 年)。易卜拉欣的社会主义政策包括:在农业方面制定重新分配土地和农村集中化政策,在工业方面提出通过重工业促进经济增长,在金融方面建立独立金融体系,包括设立独立货币和国有银行。^⑤

摩洛哥问题学者扎基亚·达乌德(Zakya Daoud)和法萨拉·瓦拉卢(Fathallah Oualalou)也

① Angustias Parejo Fernández, “La Larga Andadura de Los Comunistas Marroquíes en la Arena Política Marroquí”, in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 32, 2006, p. 174.

② Angustias Parejo Fernández, “La Larga Andadura de Los Comunistas Marroquíes en la Arena Política Marroquí”, in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Vol. 32, 2006, p. 173.

③ Bernabé López García, “The Four Faces of Morocco’s Communists: PCF, MCP, PLS and PPS”, in Laura Felio and Ferran Izquierdo - Brichs (eds.),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100 Year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 232.

④ See Nadia Lamlili, “Maroc: Gloire et Décadence du Parti du Progrès et du Socialisme”, <https://www.jeuneafrique.com/486841/politique/maroc-gloire-et-decadence-du-parti-du-progres-et-du-socialisme/>.

⑤ Soufiane Chahid et Hassan Hamdani, “Modèle de Développement: Ibrahim et Bouabid, Révolutionnaires Économiques”, in *Telquel*, 2019, pp. 38 - 43.

认为,易卜拉欣政府受到了摩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①1961年,哈桑二世对易卜拉欣政府试图将摩洛哥建设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国家感到不满,遂解散政府,转向了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也宣告了摩洛哥第一次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尽管如此,在1963年的议会选举中,几乎所有政党都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②这也表现出了摩共社会主义思想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进社党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影响着包括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在内的主流左翼政党,其直接结果是促使反对派接受了“参政党”的身份。^③这一思想实际上也间接地塑造了摩洛哥的政治格局,从哈桑二世时期王室与反对派的二元对立,到穆罕默德六世时期的参政党与非参政党的二元竞合模式。因此,进社党在马格里布地区的政治史叙事中常常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党。

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主义模式进入阿拉伯国家政坛,在一些国家甚至主导着本国的政治进程。由于以独立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政党仍对伊斯兰主义政党持不信任态度,所以总体上两者保持不合作状态,但进社党摒弃了意识形态分歧,选择与正发党建立联盟。这一举动背后虽有权力平衡的需要,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进社党在新时期灵活运用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来参与国家民主建设。这一思想也影响了2017年的新型左翼政党,其认为只有进入体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五、结语

由于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共产主义运动作为长期被执政政府挤压的政治运动大多趋于边缘化。尽管当前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有共产党组织,但真正能发挥政治作用

的政党却很少。进社党及其前身摩共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政党的发展道路都离不开对世界局势和国情的判断,党的发展路线要充分结合新形势不断地调整。摩洛哥进社党历经三次更名,每一次更名都蕴含着对形势变化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在摩洛哥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多元化改革之际,进社党积极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旗帜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推动了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伊斯兰主义被视为伊斯兰国家救国之路,在此情况下,进社党选择与伊斯兰主义组织建立联盟共同推进摩洛哥的政治发展。2018年,在伊斯兰主义模式逐渐被证明失败的背景下,进社党果断退出由伊斯兰主义政党组建的政府,转而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作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共产主义政党,进社党一直将国家的发展与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参”促“政”,如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20年提出建设发展模式委员会后,进社党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参与其中。摩洛哥进社党所秉持的党与国家的互动模式也为该地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典范。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川]

① Zakyā Daoud, Abdallah Ibrahim: *L'histoire des Rendez - Vous Manqués*, Paris: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2019.

② E. A. Alport, "Socialism in Three Countries: The Record in the Maghrib",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7, Vol. 43, No. 4, p. 682.

③ 张玉友《当前摩洛哥国内政党形势:分裂与崛起》,载于《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